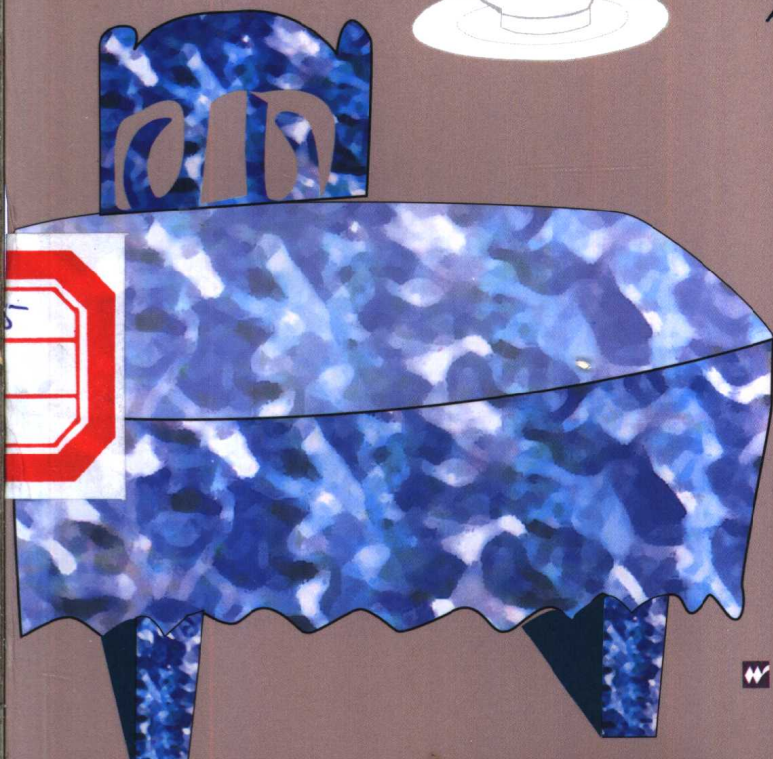


陆幼青文学作品全集中短篇卷

# 维维咖啡屋

陆幼青／著



2007.5  
628



陆幼青文学作品全集中短篇卷

陆幼青  
著

# 维维咖啡屋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维咖啡屋/陆幼青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5

ISBN 7-80646-341-0

I. 维… II. 陆…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856 号

特约编辑: 陈 村

责任编辑: 林爱莲

资料整理: 时牧言

装帧设计: 康笑宇

---

维维咖啡屋

陆幼青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东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20,000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册

---

ISBN 7-80646-341-0/I·356

定价: 18.00 元

《生命的留言》的编辑过程中，编辑就曾一直要求我给陆幼青的书写一个前言或后记什么的，但我谢绝了。

我知道陆幼青的心思，他想要一本书，他一个人写所有的文字的一本书。

写作，当一个作家，对于他说太重要了，那是他一生的追求与梦想，我明白这一点。

所以，我不想把我的文字加入进去，我想让他实现他的梦想，他要出一本书，一本纯粹都是他写的文字的书。

而这一次，在要出陆幼青的小说全集的时候我又收到了同样的邀请，我还是想谢绝。不过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同，因为跟着这些文字的回忆太多太多，写这些文字我会痛，会忍不住地又哭又笑，而我宁可是像从前那样和陆幼青一起笑谈往事，而不愿让一切成为追忆的。

但当这三十万字的陆幼青的心血凝成的两本书的雏型真真实实地放在我的面前时，我忍不住又有许多话要说。

很多相知非常深的朋友都对我说过相同的话：“时牧言，你为什么嫁给陆幼青？”每一次我都笑笑说：“我也不知道，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嫁了。”

可能是单从外表，仅仅是身高来看也不是一般人眼中的般配吧，我的身高有1.66米，而他的身高才1.70米，可能他还虚报了0.05米。

KATE 1/6/01

我自己也真的不明白，记得我们在十三年前装修新房时，征得他的同意看他大学里的日记，没说过我一句好话，气得我坐在地上半天不肯起来干活。所以这十几年就一直对他说：上辈子我欠你的。

一直到他在《生命的留言》里写道：都说中文系毕业的人有情结，叫“作家梦”，这好像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成为作家才落下这个病根。

也许就因为这个情结我才嫁给了陆幼青吧。

在大学里，陆幼青跟许多才华出众的人比起来显得沉默，但跟他谈话会让你感到他是一个幽默风趣、条理清晰、善解人意又让人放心的对象。于是，我常常会跟他聊天，甚至将其他男孩子追求我的事都告诉他，让他给我出个主意，当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到了大四写毕业论文的阶段，因为停了课，就有除了泡图书馆便是大家一起疯玩的时间了。记得我们当时有六个同学（三男三女）老是聚在一起，晚自习后便去江苏路一家私人开的咖啡馆，店名就叫“维维咖啡屋”。我们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零花钱，喝着冰淇淋沙达、红葡萄酒，有时甚至是很差的威士忌或白兰地，也从不考虑明天怎么过。有一次一个女孩口袋里有二十七元钱，原来打算去买一把吉它。然而一时高兴，一晚上六个人把她的琴喝光了。那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很深沉很清高，担心世俗的一切。

八十年代初的小咖啡馆，有火车座和壁灯，还有一个很理解我们的三十岁左右的长得很男人气的老板，但从来都没有见

他的老婆来过，客人都走后他便关了店堂里其他的灯，在火车座上躺下，留下我们几个轻声细语聊到天亮。

男孩子们都抽烟。如果第二天我们几个家在上海的女孩要回家，一定要从里到外换了衣服再洗一个澡，要不然满身的烟味非被爸妈赶出来不可。

那一段日子就在深深的留恋和向往及担忧中很快地过去了，“维维咖啡屋”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浪漫一页。

一直到离开校园的前一个夏天的夜晚，我们一群人又围坐在中文系前的大草坪上。聊到深夜，同伴们都不知去了哪里。

陆幼青对我表示要让我们的关系有个转变，我当时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

他说那对他不公平，要我给他两年时间。他对我说，他要当一个作家，不是穷文人，他要做一个写通俗小说的作家，他要赚稿费养家。如果他不成功，两年后我可以离开他。

我被他说得好像已看到了他的成功，于是便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往前面走。过了那么多的两年，在我们艰难得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想吃一只生梨都没有钱买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要离开他，现在想来还是源于那中文系的“作家梦”情结吧。

离开校园的那段日子确实过得艰难，心理上和生活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去了，必须实实在在地生活了。虽然日子比想象中艰难，但那种清贫中的快乐却一直让我们难以忘怀。

那几年很多人问我，陆幼青干什么？我每一次都自豪地回答，他写小说。我知道，很多朋友嘴上不说，心里肯定在嘀咕：时牧言好天真，相信陆幼青那么虚无缥缈的话。

我心里最清楚，他没有骗我，他是实实在在地在写，即使他不成功也不是他的过错，因为，天哪，只有我才看到他有多努力。

同学们都戏称我们俩是近亲结婚，我也觉得这是失误，因为在陆幼青的文字面前我是一点儿自信心都没有的。但有一点我很骄傲，每一个艰难的日子都是我们一起度过的，就像他在《生命的留言·写作》一篇中描写的那样。每天夜晚，在九平方米的小屋里，他背对着我写啊写，我可以做任何事，哪怕看电视他都不嫌我烦，我那时总想要一只电视机的耳塞。

一直以为像陆幼青这样的人是为了读中文系而生就的，跟他在一起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搞糊涂了，我究竟该不该读中文系？结婚后两年时间，为了他的写作，我们商量了暂时不要孩子。为了让小日子过得好一点，多积累点资金，他写作，而我在家里帮朋友做衣服。用我的审美观和还算能干的双手换取家用，一直到我怀孕八个月才停下来。

说实话，这段日子虽然日后是我和陆幼青谈话中最少提起的，但我知道这是刻骨铭心的。不过，陆幼青他受不了，他是一个男人，他不愿意让他的承诺变成让我来养他养家的理由。

女儿出生五个月后，他对我说他必须停下笔。他说：首先要把日子过好，他要在不为生活而担忧的前提下安安静静地编他的故事。

听了他的决定后，我流泪了。毕竟，他的“作家梦”支撑着我们整个的生活啊，我知道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他来说有多痛苦！

我帮他收拾好所有的稿纸，也收拾好我们的梦想。后来三

四次搬家，好多东西都扔掉了，但这些稿纸我舍不得扔。好多次我都对他说：可以拿出来发表了，他都摇摇头，笑笑。

一直到1998年8月他第二次手术后未一个月，他又一次对我说，他要写，并且在四十天的时间里写了十五万字的《欢城》。我明白，他的“情结”始终没有离开过他，当作家的梦想始终没有改变过，那是他心底最深的一个愿望。

每写完一个章节，我依然是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读者。每每跟他开玩笑：原来说开广告公司，天天很忙，我还真的以为你在加班，现在我明白了你在干什么。

说归说，我还是为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如此强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折服。

造化弄人，陆幼青天生就是一个文人！

他具有一个有写作天赋的人的本能，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努力。《欢城》中表现出来的文笔的老练与成熟，还是能让每一个读者感受到这一点。

就像一切的肯定对他来说都来得太晚一样，如果没有朋友的热情相邀，说不定他真的会完成他曾经说过的三个长篇。命运真的很会捉弄人的。

在去年的10月23日他停止写日记之后曾经对我说过，如果还在写，说不定还有支撑，还不会就这么躺下来。我对他说，不要停，你还有很多事要做的，你还有《欢城》没有完成呢，不要把你的结尾带走。我们彼此明白，我们在做最后的努力！我们想用意志的支持让他将生命延长，但我们无力做到，他甚至对着录音机录下了那最后的六千字。

在去医院的前一天他曾对我说：“看来，我是真的无力来

完成它(《欢城》)了。”我含着泪对他说:“不是我逼着你写,只是觉得如果不把这些文字拿出来,可惜了你的全部心血。”

但最终,陆幼青还是带着他的《欢城》的结局远游去了。

一直到今年的清明,我带着陆天又去陆幼青的墓地前,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说了许多话。回到家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给榕树下网站的朱威廉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陆幼青有这么多文稿的事,于是,榕树下的故事又有了延续……

我只能用缘来解释这一切。

也许,这种缘分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而且是注定的。

从心底里感谢朱威廉先生、陈村老师,榕树下所有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再一次的勇气和信心,让我帮助陆幼青实现他的梦想。当这些文字展现在所有关心着我们的读者面前的时候,我想,我会真正地觉得安心的。

时牧言

2001年5月

|             |     |
|-------------|-----|
| 维维咖啡屋 ..... | 1   |
| 四维空间 .....  | 109 |
| 金色世纪 .....  | 135 |
| 惊涛 .....    | 203 |
| 白色A病区 ..... | 257 |
| 跋 .....     | 308 |



维维

咖啡屋

——上帝创造世界只用了六天，一个人要改变自己也决不会用更长的时间。

——阿开的话

# 星期一

## 1

南宫云舒轻轻睁开了眼睛——“这一次算是结束了。”她淡漠地想。

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不知为什么，这水声听上去是急匆匆的，仿佛是一只不耐烦的手在厌恶地掸扫着身上的尘土。

这一切如此相似！南宫云舒瞥了一眼自己赤裸的躯体，飞快地坐了起来，拿过衣服，迅速地穿了起来。这一切如此相似！她又在心里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刺鼻的男用香水味、凌乱的床铺、千篇一律的宾馆套房，还有那“哗哗”的水声，每个男人都一样……

南宫云舒离开了床，走到了桌边，一眼就看见桌上的那张一百元的兑换券。这是她一个下午的报酬，德国男人总是这样的，这是他们旅行社的小册子里给他们的同胞定的参考价。南宫云舒想起她第一次看到这种钞票的感觉：这是假的！怎么会有这么大面值的钞票？现在她已经觉得它跟那些颜色黯淡的人民币没什么两样了。她拿起钞票，下意识地把它折叠起来，直到把那张钞票折成一块又硬又小像蚕豆般的東西才住手。她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每次她都这样。她把錢塞进了胸前的金雞心里，拿起了手提包，“哗”的一

声把包里的东西倒在了桌上。

几张印刷精美的名片默默地躺在桌上。南宫云舒信手把它们拿了起来。

这都是这个德国人的名片，南宫看不懂正面印的那些外文字，也不想去研究它。她把名片翻了过来。

这是第一张。南宫想起那是在上海宾馆酒吧里，这个德国人递给她的第一张。空白的名片背面，黑色的粗头钢笔画了一颗心，一支粗粗的黑箭穿心而过。

啊，这是第二张。南宫记得她朝那个德国人抛了个媚眼以后，那个家伙就像一个来了灵感的画家激动地画了这一张：一个女人的躯体示意图，分别有两个箭头指向前胸和下身。

第三张不再像前两张那样富有艺术性了：一只闹钟，指针指着两点钟。一张纸币的示意图上面写着100，还有一行小字，是“希尔顿”的英文名字（Shanghai Hilton International）。

南宫云舒把这套连环画扔到了地上，又把那个德国人放在她手提包里的“埃斯特”香烟剔了出来，然后才把所有属于她的东西装进包里，再把一本用科尔瓦多小牛皮作封面的小本子（一个美国佬的礼物）放进皮包。这时候，她停了一下，掏出笔在上面记了一个数字：一百二十七。这个德国人是她接待的第一百二十七个人。

南宫云舒拿着包走到窗前，向下面望了一眼。

黄昏来临了。喧闹的城市不再像大白天那么丑陋，而是令人惊异地有了一种淡淡的美感。空气朦朦胧胧的，看上去有点不真实……

她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在门口的穿衣镜前，她略微停了一下，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蓬松优美的秀发，一张好

看又略带倦意的脸，一套黑色的日本进口的夏装套裙……

蓦然，一个念头浮上了南宫的心头：我是个妓女，我要去一个叫“维维”的咖啡屋吃晚饭……

浴室的水声还在响着。

## 2

店里到处是镜子，静叶很容易看到自己的模样。

这身白色的亚麻布套装看起来挺合适。它完美地将静叶身上的那股清爽、秀丽的气质衬托出来。在衣着打扮上，她是个内行。她既能轻而易举地摸准时装的潮流，也能不落俗套地打扮自己。

这一点帮了她，使得她的时髦服装店“静叶服饰”超越了大多数同样有着华丽的铝合金装饰的私人服装店，成为这一带时髦女性心中的麦加。

今年夏天上海女性固执地爱上了亮闪闪的面料。静叶店里现在也挂满了这样的货色。每天都有不少女孩跑到这里，扔下一叠钱，抱起衣服就走，然后兴高采烈地把自己打扮成一颗招人瞩目的玻璃球。

静叶今天已经换过七套衣服了。最后每一件都被疯狂的女顾客买了去。这是一个小小的玩笑。身高一米七十六的静叶总是把每一种衣服穿得比挂在衣架上美妙得多。更何况又有多少女人有静叶这样一张完满个性的脸：略微凹陷的大眼睛，高高的颧骨，轮廓鲜明的嘴唇，一头黑发不加任何修饰，只是梳得齐齐的，随使用一根黑绸带一挽，梳成了一根辫子……

气质，是一个女人打扮成功的关键。静叶并不想通过打

扮来修改她的年龄，她就是她，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也许只有在深秋时分的田野里走过的人才知道，什么是一个成熟女人的魅力……

静叶烦恼地坐在店堂里，望着黄昏的街道上浑浊的人流，她在等回家吃饭的伙计。白天的营业差不多结束了，但还有一个长长的夜市呢！眼下是初夏季节。

“维维，”静叶默默地在心里念叨了一声。每当这样的时刻，她一想起每天必去的维维咖啡屋，心里总是像被一盏小灯照亮的人，明亮而又充满暖意……

两个顾客走进店堂，旁若无人地上上下下寻觅起来。

见鬼，这个时候来买东西！静叶有点厌烦地看着这两个顾客。那男的又老又丑，不过颇有派头，那女的倒挺漂亮。“他们可真亲热。”静叶兴味索然地调开了视线。这对不是夫妻又不是父女的顾客丝毫引不起静叶的兴趣，她见得太多了。

“这一套多少钱？”那个女的指着衣架上的一套涤乔套装问。

静叶看了一眼，苦笑了一下，这两个不知趣的家伙倒挺有眼力，这一套是所有衣服中最便宜的，七十元九毛。“这一套嘛，”静叶瞥见她的伙计，一个打扮得像个花蝴蝶的女孩子正在穿过马路，急急忙忙地向店里跑来。“七百零九元。”她随口报了个价，知道这样准能把这两个家伙吓跑。

那个女的一下子缩回了手，吃惊地望着静叶。

“麻烦你把它拿下来吧。”那个男的用怪腔怪调的粤味普通话。一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了皮夹子，抽出了几张老头票。

静叶漠然地接过钱，放进口袋，转身拿下衣服，递给了他们。

两个顾客看也不看就把衣服放进包里，转身出了店门。

“现在的人都是疯子，”静叶耸了耸肩，“谁在乎买的是  
什么，人人都在乎用钱的劲，他们管这叫派头……”静叶饶  
有兴趣地想着，走出了店堂。

“我去‘维维’了。”她对伙计吩咐了一声。

夜色，渐渐地浓了。

初夏的夜晚总是这样令人欣喜和轻松。路灯亮了，各式  
各样的霓虹灯也自信地亮了起来，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  
街头上……

对面是维维咖啡屋。

亚平觉得自己活像一个刚生了蛋的母鸡那样骄傲，对维  
维咖啡屋的外景他是这样熟悉，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站  
在这里看上一会。

有多少人会相信他这样一个落拓不羁的大学艺术系的教  
书匠会设计出如此华丽高雅的餐厅呢？这餐厅和他那一身油  
腻腻的牛仔装和那一头蓬松卷曲的浓发，显然没有一点相似  
之处。

这是一条宁静深幽的林阴道，但并不冷僻，离得不远就  
是繁华热闹的淮海路。高悬在路口的禁止鸣笛的广告牌，使  
经过这里的汽车都像去抓老鼠的猫一样轻手轻脚。这闹中取  
静的地理环境，显然是再合适不过开一家优雅的小餐厅了。

一面巨大的茶色玻璃代替了屹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的砖  
墙。玻璃上用闪亮的铜条传神地勾勒出一个高脚酒杯和一副  
西餐刀叉，简洁地点明了这里的经营内容。

黯淡而柔和的灯光透过薄薄的窗纱和玻璃，斑斑点点地  
洒在人行道上。

店门也是用茶色玻璃做的，靠近门把手的地方很得体地